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范衷

檢討<sub>臣</sub>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潘庭筠

謄錄監生<sub>臣</sub>劉瑄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藝文

碑碣

南北朝

簡寂觀碑

沈璇

夫太清奧絕上元祕遠存主莫究化匿無方改陵谷於  
宗朝變椿齡於終食邈矣悠哉罕測其宗旨矣若乃煉  
質歸真瑩情遊俗控八龍而朝四聖擁三界而役羣英

就跡非神求心在德而嗜慾滯累傷生感性名利玩習  
奪志擾心季主莫追曼倩已遠遊溺難戒井甌易徵自  
非託隱幽棲憑高面沼聲跡絕象風馬無津觀榮洛而  
厭遊隱雲烟而慕遠豈能濯穢歸真因枝表實七變化  
體九易移顏文生五臟花開六腑奏瓊笈於紫臺披金  
篆於碧室者乎三洞法師陸修靜心懷寡欲性蓄兼善  
忘為栖住誠隆闡教投裝樂土解橐靈山以宋大明五  
年置館於廬山高嶺夫止煩曰簡遠囂在寂即義表名



因心顯號前陳螽蟄積水浮天却據匡山層巖入極瞰  
七澤真猶掌瞻九河直如帶物色盈眸烟霞滿矚夕魂  
東引曉魄西延仰視奔星俯觀駭電乃緣巖葺宇依平  
考室即嶺成封因厓置墀聳楠互薨升降相臨峻坂六  
層傾途九折丹崖翠壁削刻殊形八峯七嶺參差異色  
飛溜垂虹積清似素輕蘿散霧接綠成帷春林綰錦冬  
巖挺翠朝猿水嘯夕鳥攢喙町疇馴堦頽顙滿袖晨桴  
曉唱聲髣髴其既聞玉闕金臺路寂寥而方啓豈直杏

林重茂匡居接迹而已哉俗滓難排靈跡易隱俄而先生托身劍杖飛跡壺天遺文餘記盈滕委篋摘元宗之奧旨暢祕訣之幽元是以通神間出參微繼軫而三芝興遠非足跡所到九丹祕絕匪俗聽所聞故功過則遷道至斯匿三洞弟子王道恩諳此遺塵範茲垂肩欲科術明練餌養精淳方且浴日餐霞飛金化石曳屣越壑聳臂升雲常慮末俗風頽後生志弱忘跬步之致遠閤尺木之騰空所以式鐫往訓敬詔來哲乃作銘曰三才

並用萬品俱陳造物在象成務由人銓功等義拂命非  
鄰猗歟先哲覩實排賓練偏返妙養脆歸真愍斯輕茵  
垂茲妙訣九曲五枝元霜赤雪援神鳳舉託情蟬蛻日  
成輪奐爰儼裳袂羽衣優柔雲旗容裔法無難易志有  
浮真囂靜係迹躁溢緣情栖崖協邃飲澗資清道基松  
朮業著芝瓊祛塵屏累遣愛遺榮神明濟濟靈壇肅肅  
念薦興翹形祗永鞫白雲宵動芳烟夜觸來駕班龍去  
留寶牘茂德長鐫清芳永馥梁天監十四年十一月立

唐

西林寺碑

歐陽詢

蓋聞不生不滅圓照偏知無去無來冥機虛寂言語既  
窮心行跡斷利見鹿苑興捕誘之權倚迹驚山導汲引  
之路一音稱物隨類得解三達教闡迷途自識慧日騫  
幽法雨遐濟德暢忍土是謂能仁然喻月譬鏡宜有隱  
顯髣髴宗極抑資圖鑄道冠域中金剛為大故神塔湧  
見靈刹相望先有曇比丘俗姓竺氏本為趙將知苦器

之難安悟浮生之易盡以榮利為桎梏視名聞為羈絆  
屏棄諠說專修冥寂元風獨肩息心無侶匡阜北嶺地  
接層峯日月之所縈迴雲霧之所蒸液激白水於紫霄  
照離暉於石鏡南瞻五嶺北睇九州貞遯忘歸幽棲是  
卜法師秉心萃止負錫來儀樹宇山間游情梵表及遷  
即化藉草巖間有息慈慧永河內繁氏高足稱首人師  
物匠儀無虛位理必淵湮服道御身弘善被物故異香  
入室猛獸馴階紹修主業安禪結宇晉光祿卿潯陽陶

範慕彼清聲遊茲勝地崇信正道擁篲式閭為出俗之  
藩籬為入室之櫺欂興建佛寺締構伽藍指景瞻星鳩  
徒揆日薙草開林增卑架巘巖峻築臺疏巒抗殿長廊  
繞澗斜砌環池冬燠夏涼經行畢備命曰西林是歲太  
和之一年永公化緣將盡曾無憂生之嗟冥照幽通豈  
若逆旅之舍其日山房晦寂側塞幡花洞戶凝深鏗鏘  
音樂歡喜合掌奄然終謝年八十三法師運載羣品舟  
梁大法翺羽蠢族咸知締向賈遠法師德高人世道被

幽冥能屈萬乘之尊申其再三之敬相望江海獨在伊  
人言發響依契同符合自爾戒定接式龍象咸泊感不  
虛至功有歸焉但年代推薄寺宇凋敝慧達禪師太原  
王氏廓六度以為津構四禪以為室世歸至德物仰高  
韻為善終日匪憚劬勞自東徂西興建佛事爰自金城  
至於淮水亘陸遵渚莫匪教門宅古栖空因心自遠四  
部翹誠頭目頂禮禪師報云欲於道場營建七間重閣  
勸募之侶咸百其誠以大業二年爰戒匠人匪日斯就

逶迤飛閣秀出干霄延袤層軒俯視無地爐香與峯雲  
共鬱鐘聲與幽谷合響有頃達公欲往長沙模寫瑞像  
及刻優填王像即輕舉扁舟俄而旋返所造法身光相  
殊特勢超鎔楷功踰琢磨丹腹競姿紫銑爭耀力雖人  
就妙乃神輸大業七年達公寂滅次有東林道生法師  
樹明因於往劫襲慧果於今生忘已濟物纂修厥緒寺  
僧智正等以為樹道風於長世詒德範於來葉莫若勒  
茲紺碣題以元碑寓言雕篆稽首作頌乃為銘曰二儀



肇判萬品流形恩愛煩惱繽紛靡寧三彰四倒瘳惑焦  
明十纏九結寵辱相驚遭迴三界輪環四生慾流長驚  
薪火不停誰其拯物獨有能仁紆情緯識即果明因開  
方便門示彼元津雨大法雨洗滌深塵佛日雖隱弘道  
在人爰有開士粵來萃止鏟跡銷聲為法忘已置想依  
空求真得理異人載挺大法舟航希踪祇樹標見道場  
披榛翦棘抗陸浮梁切漢干霄含星浴日巖谷虛靜林  
樹閒謚宴坐經行道糧權實法門無二義揆歸一總駕

大乘終始竟畢像教有形取諸相質靈宇方固金剛不  
遷希曩至道緬邈遐年須彌有盡法炬長燃咸慕偈讚  
敬勒雕鐫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  
含道傑出體資清純動適元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  
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  
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

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  
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  
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  
帝猶能安車元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  
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屑之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  
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  
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  
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羣

顏闔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  
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  
貶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  
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  
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  
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  
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  
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

可沒乎乃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  
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  
跡陳名劬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劉禹錫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  
理至有乘天上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  
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叅行乎其中亦猶水

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轅輪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  
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慈救諸苦  
廣起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比丘東來而人知象教佛  
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確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  
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  
以覲福羅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  
受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  
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

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  
宗者為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  
尚儒以俎豆為戲十三慕道遵懷削之儀至衡陽依天  
柱想公以起初地至洛陽依河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  
蘊聲扣至斯應陽燧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中得自  
在嘗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三宗者衆生存頓漸之  
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  
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經行不倦愍彼南裔

不聞佛經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立因  
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至周月而帶縛者漸悟以月  
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洞開荒憬漸革邑中長者十方善  
衆咸信發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恒寂  
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  
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脩然化俱神歸佛境悲  
結人民自趺坐而滅至于茶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  
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數十百焉於



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叔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拭淚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為崇塔以奉神興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繆謂予為習於文者故繭足千里以誠相懇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於金石傳

信百劫彼隨墮淚之感豈儒者流專之責敬酬斯言銘  
示真俗文曰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  
至道不二至言無辨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詞四  
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  
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廓高山之隅為法來者百千人  
俱裔民喤喤戶有犀渠攝行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  
度門斯盛合為一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  
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即我休生非我病常藏者身常圓

者性本無言說咐囑其誰等空無碍後覺得之像閔靈  
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江西觀察使韋武陽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  
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  
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  
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值皆曰臣知丹之為  
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

紇千衆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  
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  
事收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  
梁蔡闢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  
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  
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  
有四年擒殛兇狼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  
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

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名伯理人於陝西名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序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理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梓州生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

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  
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  
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  
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  
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  
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  
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  
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

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拜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因拜劍東南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

烈日久風竹憂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  
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為旬月生產  
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  
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丸免其半賦徐  
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  
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  
為棟宇無不創焉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閘開  
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



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  
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就成生遂手為目  
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  
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  
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理鄭未及三年  
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  
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  
銘曰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

病肩於太寧將相是以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  
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  
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使然不嗟不訴武陽  
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守賞貸付  
與月載酒餉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  
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繚四千步明  
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  
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

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詞  
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為理

復東林寺碑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  
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  
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  
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  
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

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  
唐有天下十四帝見其非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  
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祭幾為一致今天子取  
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  
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  
響湍鳴松有冷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往至是即喜  
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  
乎曰能即斷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

以隸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  
告復所至響應下虔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  
於心授規於手日而不笠雨而不屐爨飪煮湯優犒執  
藝若殿若廂若門之三若闕之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  
客之館若庫若樓若廚激飛泉而注於鬻錫之間若梁  
蜺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據勝  
若卻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間三百一十三為  
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楹為梁為棟為桷為牖為闔為

屋之事數為級塼為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緡緡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為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辭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秀嶺北之山秀而不峻而廬山為山峻與秀兩有之五

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獸善烟嵐之中恍有  
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  
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  
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耶然鷺者搏羶襲  
者拘素前人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  
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  
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  
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

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暘以緡物元諫以衆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不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慧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闢妄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



養已戕戕匡峰矯矯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騫不  
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正言勤以克肖  
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  
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淪

太平宮九天使者廟碑

李玘

伏稽諸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惟  
道也生三混成洞微於變化惟神也得一而妙蓄秘於  
恬冥欽若太元遐徵妙有運陶甄之極不獨尊歟后唐

累聖光華大明終始陟曦陽之午廓照瑤京操元命之符銘昌鼎纂白雲孤峙時望嵩丘紫炁千齡日飛函谷我開元神武皇帝圖靈受睠方輿寵秘握元珠之妙捐可寶之珍演至道於希尸刊雜法之凝滯乃聖一也於穆祀典清廟皦皦孝友光明天地冥洽乃神二也劒戟之器返於三農弧矢之威神斷六合乃武三也察時變者觀乎天文人習凡庸無階測聖乃文四也故沖精象外高視鴻名昂薦河圖靈朝海若堯心攝照顧言筌於

几遽軒目司明屈旌乘於茨隗所以虞環盡地夏玉從  
天納殊賁於西王展告成於東后五龍推紀邁梁甫之  
高曾八駿巡遊陋崑墟之轍跡昭回上轉山嶽下騰列  
聖攸居通仙福會文皇質義武帝佩圖至道之興其來  
尚矣自華封獻壽聖德祈年金格傳書珠鑒味液公主  
以天慈入道挹化芙蓉祕監以王子出家調芳芝朮比  
方著列仙之籍南州希至學之因聖緒無為斯其有作  
乃睠羣嶽真君道府光啓祠室幽贊神宗青城廬嶽二

山者佐命羣峰之望也丈人仙籙祕諦真君使者靈司  
孔昭冥察名書五法舉亞三魔瀋洩崇巒冀弗騫於物  
阜寒暑穹谷將必順於人時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  
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者廟宜準五嶽真  
君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修供養仍委所管揀擇灼  
然道行者安置具年名申所由敕置廟使內供奉將使  
者真圖建立祠廟并章醮行道設齋使大供道觀法師  
張平公粵自秦京宣猷江服煥丹青之節賜元牡之儀

驛傳光臨雲巖皎色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守江州刺史  
獨孤正重鎮柴桑孚瑤枳棘時觀武庫代服文雄經始  
干城全募益厲崇規逸麗壯思逾紛朝散大夫行長史  
揚楚玉行司馬皇甫楚玉潯陽縣令魏昌等恭惟聖善  
式議靈塲道俗虔精冥休推異爰初築土則雨霾煙嶂  
俄頃佇立而色霽霞標寶龜奠臬之辰金虬驛程之際  
陰濛潯密黜晦遙交注想元空肅思皇道芬芳載潔章  
醮翹襟六虛窈冥一夕融朗半空之上忽吐神輝綴灼

九微頽揚千仞窠寮率抃人吏並觀昔天靈降周以雲  
門舞奏神光燭漢以太乙登禋然北陸氣交南州燠變  
物委霜霰人嗟沍寒使法師恬懇仙庭憑威國命故元  
冬易煖朱景敷暉暢於幽明優乎力役並利攸往咸欣  
予來使茲勝郊遂臻靈域騰頽桂嶺鬱翠松巖名斲郢  
門儻材荆岫疏峻岷嶺長垣紅壁列錢丹楹繡礎三間  
四表炳繪文櫨八維九隅懸鏤鏤檻虹梁亘構風牖承  
楣洌井萼鮮芳壇竹埽銀鋪月曉瑤簷霜開至若聖理

全幽真容罕測夫其祕狀遠降使司蓋考三仙之圖不  
於九牧之鼎皦姿粉堊備質光妍符彩冥標倖靈瑞表  
工徒罄想殊思感通齋室盟祠既優如在霓旌霞旆時  
颺羽儀列冠名山禮均行潦覃薰紫極供養黃冠玉釜  
常煎金鑪永爇牲牷革享鸞鳳於飛露挹神翁星臨婺  
女清吹洞唱天渚艷瓜之津匹水仙宮海曲蓬萊之島  
龍驤鶴翥飄飏淨戒之庭師子辟邪趯躍精思之地珠  
幡衛篴瓊蓋擁輿法供天廚六時朝念真經雲帙萬劫

精修弗翦茅茨明代久彰於克儉經營梓匠神理邈尊  
於寵光聖渥堂闡靈棲窟宅竭來禋福不亦宜乎冬有  
十二月司存式命畢鉤繩也元門道士章沖寂等挹教  
五千齊懽億兆歷仙階而仰止攀睿筭以驤誠天使願  
奉於雕鐫心存魏闕法衆希憑於琬琰道在吳岑春水  
桃花迷源遂遠幽林杏塢勝地非遙伏荷天休敢述頌  
曰道祕重冥神幽福庭三景運極五嶽棲靈其真有物  
厥妙無形理則恍惚功惟泰寧於赫皇極昭融亭造睿



握元珠祥丕大寶蒼琅集貺紫雲宗道致享百神探因  
五老乃瞻崇山嶽靈之祕三象浮精十華仙使威畜雲  
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真圖炳粹幸明德之嘉運降幽  
祠之寵章扈仙儀兮肅肅曄瑞彩兮煌煌燦琳宮之夕  
照拂琪木之神光雕輝兮翠輦玉釜兮調香擷五芝於  
秀嶧攀八桂於飛梁龍吟鳳舞天路長青雲衣兮白霓  
裳節空歌於瑤磬臻羽旆於瓊漿冥激兮福宇影眇兮  
神極牽匹水之布流睨香爐之綺色留鶴語於千載翫

鸞裝兮一息絳河真母將易逢碧海仙姑淼難測恭至  
道兮三五奉休符兮萬億紀貞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  
力唐開元二十年壬申正月己巳朔二十五日癸巳樹

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

獨孤及

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其三曰貴相聖人法天建  
官作為台司以左右民於是乎有敬敷五教平章百姓  
之職居之者下代天工上應星宿其或一麾出守八命  
作牧內為吉甫外為方叔弘道利物其政一也惟唐七

世皇帝誅羿澆纂舊服得柱石之臣曰平原張公諱鎬  
字從周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輟耕隴畝為唐臯夔  
推轂於河南樹風於荆門作賓銅樓登侍禁掖牧撫人  
半歲洪州再稔鰥寡不侮神人咸若慈惠之政洽於百  
城享壽六十一歲在癸卯七月壬寅薨於位夫德之被  
物也厚則物之興感也至故公之捐館自九江至於敷  
淺原南暨於梅嶺東臻於閩徼蚩蚩之民靡幼靡艾泣  
涕乎遺風悽愴乎棠陰懇懇乎若求而不得企而不及

也僉曰平原其可謂盛德也已子惠困窮俾富而庶若  
解衣衣我輟食食我棄我往其誰育我矣逝矣遠矣音  
徽沫矣吾儕小人嗚呼疇依盍詠歌之刻諸金石秋八  
月既殯耆老吉州安福縣丞鄧林玉等一百一十五人  
乃率籲衆感謀及故吏從事州長縣尹虎賁亞旅鄉老  
大夫相與稽乎陳迹建頌表德用廣留侯之世家紀子  
產之遺愛禮也公曾祖曰善見位朝議大夫越州司馬  
司馬生武定任荊州都督府戶曹參軍戶曹生知古官

止代州司馬廣德元年贈太子少傅自司馬至少傳世  
以儒顯天鍾美於其後嗣四世而生平原燕頤犀額山  
立玉色森然若大厦棟梁清廟祭器該綜六學大抵以  
周易為師將贊元化恥觀朶頤隱居南山蓋三十暮天  
寶十四年始褐衣召見凡用捨繫於才行止牽乎時當  
無為無事即詔許由善卷各得安其節及人思俾乂則  
黃公角里不能逃其用勢使然也繇是一命左拾遺再  
命右補闕修國史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二年綰相印佐王業  
明敷之盛耀動古今於時至德二載也天子方以復夏  
之師蒐於岐陽三河之人左衽是懼公入叙百揆出分  
二陝帥東諸侯之兵收復宋鄭誅後至者以懲不恪安  
危之機懸於方寸方將董正東夏懷柔山戎會帝咨百  
工曰有能典朕荆楚俾姦宄不作予惟克邁乃訓於是  
拜公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良肇建上曰疇若予  
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卒調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

授太子賓客上思夙夜出納言語侍從之臣命公作散  
騎常侍會鍾陵鄱陽之間人咨艱食上又曰命汝作州  
伯總十聯之任俾余無虞惟爾賢於是有洪州之拜粵  
寶應元年冬十月公朝服受命至自臨川彰善用明瘳  
惡用威一法度用信布愷悌用德慰薦掾吏勞徠鰥寡  
化以公廉扇以禮讓煦而嫗之使自得清而靜之使自  
定於是豪民猾吏革面斂手家有忠信人懷孝弟暢於  
事業布於風俗浹於人心被於歌詠是歲也二吳饑人

相食厲鬼出行札喪毒痛淮湖之境骸骨成岳而我倉如陵我民孔阜犬牙之境疵癘不作災不勝德也臨海賊索晁狃於會稽之役侵我東鄙江介大恐民斯繹騷公命左軍屯上饒之隘塞常山之口斬其搪突者三千餘人自是姦黨散落不敢南向而射邦人安焉羣舒賊帥楊昭憑蜂聚之衆殺同安郡劉秋子以叛師潰而奔犯我疆場公覆而取之懸其首於五達之衢凶徒殲焉沈千乘者新安大豪結權剽之黨為之囊橐用兵潢池



虔劉我民桴鼓之聲相聞郡國二千石不能禁公命次  
將斬之以徇鋤其根株俾無遺類新安民庶室家相慶  
江干清焉振六條之宏綱開布大信從善如流視民如  
赤子克已推誠以百姓心為心飲之以和俾服從教化  
輕剽盜竊奪攘矯虔之俗或干於政慘悴蹇亟苛察繳  
繞之吏不能見其巧哀矜明庶期於無訟德政行焉春  
選乃僚必國之良有若博陵崔賁昌黎韓洄趙郡李惟  
岳北海王士華河間邢宙河東裴孝智隴西李道皆卿

才也以嘉言碩畫參公軍事澄清之內無濁流審克之下無冤民淑德旌焉公之解桓褐而拖國章也十有一年矣雖匪躬之故宣力不暇而滄洲願言未始弭忘每曰少伯子房吾之師也累乞骸骨將角巾故山朝廷方虛三老五更之貲待公而備書未及下而公薨焉嗚呼哀哉裒德之盛典退身之正志享用之遐福三者俱未從人欲斯可以歎矣惟公出將入相文武為憲謹言畧藏在册府代莫得而聞也今採其德刑禮義之善利

物者頌之於石慰彼墮淚者之心焉爾其文曰純粹之  
氣升於星辰降為賢人皇王得之以釐百工以厲下民  
九江之南五品不遜百姓不親平原來思綏之以德俾  
民化淳寬厚以寧清淨飭躬帥先是勤猛獸不噬夜犬  
不吠豐年來臻藹藹令德家有膏雨戶有陽春牧我苦  
晚棄我若新實天不仁南州寥寥東山依依德音若存  
千載之後魂魄登此頌聲不泯

唐江州沖陽觀碑

李湜

夫大易究天地之心老經遊道德之奧非先非後無始  
無終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跨億齡而超萬祀不以為長  
馳寸晷而迫分陰寧云是促寒暑乘之而幹運四時行  
矣動植稟之以資生萬物成矣若乃注元精而懸斗極  
皇運以興陶正氣以立乾維帝圖爰起故軒后以道登  
於雲天唐后以德遜於尊位其餘法寶歷總璿衡皆以  
沖妙宰域中元通御天下逮秦皇慢德漢武驕真幸集  
靈之宮遊祈年之館心非至懇意屬無厭徒健羨於一

時竟貽嗤於萬代眷言魏晉咸瓊瓊焉迄至陳隋並區  
區者是知道之昌也無為之化若斯道之喪也有累之  
求若此然則否終則泰窮變乃通得之一朝必復昌運  
我大唐之御極也應盤古而開混沌法太乙而埽欃槍  
降靈元始之前提象太初之外乾坤翕闔飛龍之德在  
天河洛經通神馬之圖出地高祖神堯皇帝鑣宮授籙  
推亡懷負勝之圖太宗文武聖皇帝豐戶收祥馭朽握  
瑤光之運高宗天皇大帝撫大鈞而司左契執大象而

御中樞籠徽於七十二君飛英於萬八千歲中宗孝和  
皇帝小心恭孝大度寬仁上奉宗祧下安黎庶睿宗太  
聖真皇帝神功不宰聖謨廣運以由庚而安壽域以洪  
範而享昌年開元神武皇帝變代重光創業垂統撥亂  
反正應天順人知微知彰朝北辰而刊玉惟精惟一會  
九牧而鑄金惟幾也能使遐邇肅清惟神也能使幽明  
暢謐濛汜抵於暘谷同文同軌大坂際於冰丘一尉一  
候其公卿也則伊周贊翼其牧守也則邵杜綏懷文以

化成虞庠有籛金之業法惟刑措夏臺鮮辨璧之疑爾  
其南畝澄清有如京如坻之積東山舉逸無在邁在軸  
之幽大樂舉而音律諧大禮備而威儀整民知和樂人  
識訓章加以九苞六象之禽止庭巢閣雙鶺鴒五蹄之獸  
入囿馴郊慶雲舒玉葉之陰甘露灑金莖之潤海貝積  
而江珠滿山車至而澤馬來其餘絕瑞殊尤應圖合牒  
者不可勝紀焉由是赤駱青旗坐明庭而頒國政金繩  
玉版封日觀而紀天符曷以臻茲蓋皇上得玉真之要

道也故能範圍三代陶冶六虛候其偉而眄其美矣沖  
陽觀者梁普通三年刺史邵陵王奏置奉詔造焉其觀  
當置之際山頂常有雙鶴栖託每天氣清朗日色清明  
西飛雲衢東至廬岳其居也乃爽塏之層阜博敞之奧  
區南眺平原北臨激水松子之峰非遠王喬之嶺猶存  
左對崇巖右瞻穹岫排雲掩日背陰向陽狀若幃屏圖  
經之數載矣以其仙鶴沖翥居處向陽二美可嘉故有  
沖陽之稱矣其地也上躋景緯牛斗寓其精下料山澤



廬江嶮其鎮徒觀其數峰朶壑而浪水瀼階風被邃庭  
雲葉鏤縹瑤林寶蕊髣髴三珠之麗邃宇崇堂依稀七  
寶之飾真容式備道氣殊高少華金童捧玉鑪而入侍  
太清玉女持真訣而來儀結宇營壇宛在風塵之外藥  
堂經藏蕭然松石之間此寶元聖之殊庭列仙之遊館  
也逮於垂拱四年冬遂為野火所侵回祿揚光軒廊發  
燄崑山之火燎及芝田麋氏之灾烟侵桂棟致令元門  
殆毀仙構俄傾迄至開元之初猶闕真君之院爰有北

岳先生洞元蘇慕道等凝真牝谷養素清溪長往之迹  
逾高幽貞之志彌遠多端濟物寡欲探微痛此荒蕪乘  
茲捨施衣布之外衾被罔留撫遺迹而興工想金摹而  
崇葺日役攸勸風匠是憑洞闢妙門式圖真彙炳乎丹  
鋪翠幌奐若秋水春臺鏤度元闕重裝昔像影升元籥  
更飾仙儀鳳憩龍盤宛然功備把十蹈五鉤繩極妙能  
事斯畢不其然矣刺史趙郡李訥弓傳虎石將軍橫北  
塞之勲構襲龍門司隸擅東都之望愷悌君子名教中

人詞場則蘭桂叢生學海則蓬壺對出聲流宸扆道暢  
黎烝風符三月之春人荷二天之福別駕趙郡李承胤  
卽州將之族父也長史京兆韋公胤司馬滎陽潘公綬  
並題輿九派展驥二梁雅譽邁沂土之歌美政完荆南  
之價化宣千里無勞庾亮之書功贊六條自得應詹之  
佐司功參軍長孫子尚司倉參軍姚令珣員外司倉參  
軍江克勵司兵參軍孫司弼司法參軍張延祚參軍陳  
德直嚴幹等八音繼響以同舉五色睽暉而異趣鳳藻

揚日鶯遷弄春梁竦深恥屈為州縣王彬博綜甫就典  
兵徐稚枉器於功曹楊球屈聲於從事豫章擢七年之  
秀鷦鵬即六月之圖縣令黃撫主簿周暉尉宋不羈孫  
匪逸等並椅桐杞梓珠貝球琅禮樂專門詩書領藝家  
邦共理忠孝相資博通應時恭勤揆務嚴明既斷擿伏  
如神割滯豈異於解牛繩僭不殊於逐鳥鄉人楊公定  
周仁珙等茂族高門魁岸豪傑或挂冠而從三樂或結  
轡而騁九衢咸捨淨財以追冥祐具題爵里勒在碑陰

所冀證福今生銷災往劫某頃因祇役齋沐朝真躬謁  
崇祠覩茲勝躅悠然長想悵矣高風此際網維道明祈  
請雖幼懷輕舉竊好神仙未逢太上之家下遇麻姑之  
席自惟庸鄙輕讚元功何敢述其天倪但俱書其甲子  
昭宣不朽而為頌曰大哉元氣邈矣真圖寧窮妙象罔  
究鴻鑪道氣方振澆風未敷發揮元籙何賢墨儒睢盱  
莫測胖蠻難名蟬蛻滓濁神遊太清沉尸載起枯骸更  
生韜光秘訣養正真經變相從彫驅淳入詐質文互起

昏明遞謝燧火御圖觀龍演卦詭類千品殊形萬化於  
戲皇唐異聖沖光化吞邃古聲超上皇六幽允塞三靈  
再昌御九登運得一乘陽稟惟皇猷光宅天休張我元  
籥清我道流雙童晚憩四子晨遊山棲白鶴關度青牛  
至人有為重爻是考芸閣三襲琳鑒七寶海聖澄真天  
神御昊含漱靈液規模元老一人有慶萬姓攸資仰稽  
真宰式練精思往焚仙桂今植靈芝誰其嗣美賴我尊  
師王命良臣作牧江曲英英佐貳濟濟寮屬中和演化

感恩動俗衆妙所歸羣生是屬廬峰之右吳江之南仙  
居隱隱邃宇眈眈道原巨濟洞穴難探荃微思拙文何  
以堪

饒娥廟碑

柳宗元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為室女淵懿靜專雖  
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  
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  
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鼈  
黿定四車全書

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為神奇  
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  
與作石以貽後世其辭曰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  
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靜不游纖葛締紵克供以修  
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厄乎風濤匍匐求哭號  
天以呼頭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  
既出孝質已殂龜鼈黿鼉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  
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



傷槐罷流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形不施漢美淳于烈  
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  
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  
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東林寺經藏碑

李肇

釋迦者流有十二部經猶儒之易詩書禮樂春秋皆立  
言垂教之本儒無文字則天下久已大壞三藏之說不  
行西方聖人之教幾乎息矣若聲聞乘之四諦門緣覺

乘之十二因緣門菩薩乘之六波羅密門以至佛乘之  
一切種智生而知之則已學而知之者向微斯文是必  
懵然不自知其術也人主擅萬乘之權富有四海至於  
生死報應之際常必瞿然有生之徒奔走之不暇實由  
斯言之烜赫而致化夫塔廟莊嚴之為像教其用大矣  
佛有天龍大會未嘗不以契經為事佛滅後大迦葉召  
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傳焉西土以胡文紀之謂之梵  
書科斗文字之類也著於貝葉謂之梵夾殺青為簡之

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  
為隸書其後稍稍不絕至晉沙門法護遍遊西國達言  
語之不通者究三十六書之體而還梵書之詁訓音義  
然後大備雖為道滋廣而難能亦甚蓋以事生六合之  
外教出五常之後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於文句大則  
失其宗旨道安常嘆釋經有五失本三不易故信奉之  
代亦以名臣佐而成之自漢永平至唐開元祖述之士  
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士之覃思有長

老之辯論有才人之撰集校其經律論傳記文集刪改之總五千四十八卷號為寶錄其中貞觀法師元奘作居多五分其數有其一其為該博首出前輩而歷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蘭臺祕閣而不繫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設書寫之肆惟王公達於衆庶靡不求之以至徼福祐防患難嚴之堂室載之舟車此其所以浩瀚於九流也廬山山岳之神秀而東西林為海內名利有惠遠道安之遺風四百餘年鐘磬之音不絕然而

三藏經論闕而無補元和四年雲門僧靈澈流竄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廉問武陽韋公公應如響往年公夫人蘭陵蕭氏終有釵梳珮服之資而於荊州買良田數頃收其租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增以清白之俸而經營焉爰即洪州諸寺雜理其事珣函飾軸漬藥磨墨僧謀而吏書暑往而寒就先命度地之宜以圖建置默設規制懸成剗剝乃結構而浮於江以至於東林施為殿堂用尊祕藏得浮槎大德義彤為之主受持灑埽者

七人以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公之素志爾初彤公受具於廬山浮槎寺嘗討大藏惡其部帙繁亂將理之不可遂發弘誓四十餘夏果得至焉於是搜遠近之逸函墜卷目在辭亡者得之互文合部者兼之斷品獨行者類之本同名異者存之以偽亂真者標之又病前賢編次不以註疏入藏非尊師之意并開元庚午之後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繼新譯大凡七目四千九百餘卷立為別藏著雜錄七卷以條貫之合開元崇福

舊錄總一萬卷舉藏以志函隨函以命軸微塵句偈如在常中然後金口之說流於娑婆者盡在於茲山也五年韋公薨七年博陵崔公以人和政成憫默舊績由是東林以遺公得請篆刻之盛其成公故家府從事李肇為之文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成之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波受之垂作則兮阿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芻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輔墨王公大人為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茲寶藏何翦劣兮

崇崇彤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分鑪峯之北靈  
壇之側系之迦陁金石刻兮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網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  
雖去而劒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  
斷佞臣頭夫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  
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佞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  
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



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  
人婢子亦撓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  
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  
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  
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以弔之

宋

唐狄梁公廟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  
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  
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  
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  
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  
陟屺傷君子於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  
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

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  
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懼如平生吁嗟乎與人  
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公前  
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  
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  
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

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妒女祠  
下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  
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  
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  
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  
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  
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  
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司促行刑公緩

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齊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

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臣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汎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

馬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  
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  
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  
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  
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  
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  
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  
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

可否衆皆稱賀公退立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乃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



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

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  
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  
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  
社稷之臣也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  
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  
天下之疑其至誠而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  
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  
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

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馬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能復廢主正天下之本豈非剛

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心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邈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

孰能當

南豐軍山廟碑

曾肇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谷卑於川丘陵卑於山苟有益於人皆蒙報禮矧崇高廣大拔出其類而能禦菑興利為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享有廟食豈非稱哉軍山南豐之望也考圖記其高十有九里餘二百步其上

四峯崛起望之蒼然其傍飛瀑一瀉千里其下龍穴投以鐵石雨輒隨注其產竹箭材章利及比壤縣固多大山而茲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其勢雄氣秀若蹲虎兕而翔鳳鸞宜其能出雲雨見怪物給民財用以為此邦之望也舊傳漢吳芮嘗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銷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彌覆山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茲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迺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後其廟屢遷今在盱江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昇

元三年之遺趾也闔境祈禳有請輒應歷千餘年而封  
賁未加民以為歟部使者請於朝久之不報元符三年  
六月上日今丞相曾公布時知樞密院事奏臣南豐人  
知軍山舊為邑望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詔封神  
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命書下臨邦人動色相與嘉  
神之功侈上之賜乃合財力廣其廟而新之廟成丞相  
屬其弟肇為之記蓋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始  
分二縣置建武軍今號建昌國初改也軍在大江極南

而南豐又其窮處地迫兩粵然其風氣和平無瘴氛毒  
癘之虞水土衍沃飛蝗不至故歲常順成而凶饑之災  
少民寡求而易足故椎埋鼓鑄盜斂之奸眎諸其鄰有  
弗為也自唐末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邦恬然兵火莫  
及逮本朝受命休養生息百四十年戶口蕃庶室家豐  
樂雖八聖德澤涵濡覆露亦神之幽贊為福使然揆實  
正名既見褒寵宜有文字以垂無窮故為書本末且綴  
以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詩曰土膏起兮流泉駛兮



收徂於田偕婦子兮既耕且藝耘且耔兮一歲之功在  
勤始兮野無蟲螟塘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  
盈兮我實成兮揮鎌銍銍風雨聲兮困倉露積如坻京  
兮遺秉滯穗富鰥寡兮飲食勸酬銷忿爭兮儻非神助  
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佑兮我有旄倪神所壽兮神  
之惠我維其舊兮上之報神亦云厚兮釃酒刑牲殽杯  
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薦獻無終窮兮千秋萬  
歲保斯宮兮

旌忠愍節廟碑

朱子

紹熙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  
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籤書樞密  
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  
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敵騎長驅都城危迫  
四面勤王之兵遂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  
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算猶豫卒  
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

社為已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  
金人分兵西闕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  
愍者獨以孤臣億卒嬰其垂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  
備巡幸金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  
必與郡俱為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  
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  
痛悼哀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獨以慰忠魂  
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惰失職

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為祠以嚴貌像然僻在永豐  
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於威愍葵祭  
在馮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行  
路之人所為愴惻臣不佞尤竊懼焉謹以相地兩縣之  
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為雙廟擬則巡遠  
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  
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  
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

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為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侯廟成釁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為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為政知所先務固

宜如此其詩曰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刦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遥遥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閔書吏情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嘆孰烝孰嘗孰克用勸守候

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章貢紀功碑

朱翌

紹興二十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南第六將校齊述以八營四千人叛脇制者二千人附賊者又二千人皇帝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李耕護殿陞之師致討詔耕曰汝善撫吾師師之在外者汝皆制之立功者視汝奏加厚賞耕至軍於獅子岡劉綱以洪州

兵駐城之東南崔寧副之張寧以循州兵駐城之南郭  
蔚副之張訓通以鄂州兵駐於北陳敏以福建兵駐於  
東呼延迪副之鄧酢以寧都民兵扼水東王厯陳修年  
以漕屬給餉刊木輦石攻具大興上仁聖不忍誅屢下  
金字符賜以生路許從招撫耕遣辨者直諭禍福無自  
新意乃服袍誓曰聖恩等天地而羣醜罔革耕受鉞來  
南繼奉命守茲土其敢曠日即殄滅之無遺種乃已諸  
軍其用命敏築甬道將畢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未明耕



促雲梯天橋徑薄東北隅神臂克敵弓交發命中礮十  
三梢飛石相屬敢死士先登諸軍扳甃躍而上賊棄城  
巷戰耕督麾下躡之寧蔚戒其軍無動更嚴備以待賊  
敗縋西城訓通綱扼其衝半溺於江餘轉走城南突寧  
蔚寨士鏖擊一賊不得縱耕披灰燼瓦礫立治所斂賊  
骨築京觀葬無辜為叢塚等列功狀以聞有旨耕為觀  
察使綱等遷兩秩將士遷一秩減磨勘年有差桐鄉朱  
新仲屏居曲江實隣章貢念諸公勦力一心以克有成

功因贛人之請為書本末刻石示後銘曰帝御明堂蓋  
乾載坤子視八紘澤傾四瀛有悖於德始煩震霆章貢  
迫歲何悍覆城選將殿廬推轂禁營肆檄外屯勦力合  
盟猛氣斗衝怒頰鯨吞礮飛摧山橋梁殞星椎鼓一誓  
拏雲立登狔突麇奔一跡不存數寶轅門鼓歌轟轟崆  
峒之高摩天以青維茲贛人既乂且寧篤其忠醇永陶  
太平

元

崇仁縣孔子廟碑

吳澄

夫學校之設三代至于今數千年矣所以明人倫而善風俗所以育人材而裨正教其關係豈小哉而學之尊先聖也自漢以來未有一定之制亦未有通祀之典唐開元間定孔子為先聖廟而袞冕南向每歲春秋祀焉由是廟學之禮益備凡有學者必有廟示其尊也撫之崇仁江右壯邑縣學據一邑之中近橫清漣遠直矗蒼翠山水之秀鮮儷前五十年遭兵火而毀後買民間舊屋

起立為殿為堂苟簡取具而已泰定三年冬真定史侯  
景讓來作尹視孔廟敝陋將謀更造邑丞祝彬相與協  
贊四年春召匠以計未幾丞去尹獨尸其事既得良材  
乃於九月壬子興役十二月己亥監楹悉撤其舊易以  
新構用竹木瓦甍暨石若干斧之工千三百鋸之工百  
五十度以工師之度其崇三尋有二尺其廣五尋其深  
三尋有六尺五年三月告成巍巍赫赫大稱聖朝崇儒  
重道憲官勉厲之意侯誠有見于風俗之機政教之本

也與其崇仁學產之入歲用且或不給而克臻是者侯之用心公而用人當也邑人陳祥慷慨有幹畧前時倡議修縣治之譙樓輿論偉之及是知邑宰之用心于廟學也率先乎衆而出金濟急代任其勞而市材敦匠又與教官榮應瑞勸在學職員各捐已俸在邑在鄉好義之家咸樂致助蓋率衆而肯先之則有義者孰不願輸其財代勞而肯任之則有職者孰不競効其力此費之所以辦事之所以集也雖然侯之所以新孔廟豈徒然

乎將以聳動觀瞻振起偷惰居游於學之士於是警發而厚於倫可以端羣下之表儀而優于才可以待公上之選舉焉耳況崇仁近世之先達德行則有若尚書何公事業則有若僉書羅公博洽則有若侍郎李公與學則有四吳清節則三謝皆後來之所當晞慕者進而有聞乎孔道則又有光於前夫如是庶幾不負邑宰作興期望之心邑之士其可不勉哉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李侯平反疑獄之碑

李侯名楫字濟川鄱陽人自袁州路經歷遷新淦州判官大德壬寅至官丁未得代明敏公勤精于吏事佐州六年令行政舉聲譽著聞當路每委用焉朝廷命使者巡行天下章別淑慝臨江官吏俱受譴責至新淦侯迎謁應對得宜使者嘉之分遣詣安福永新出吏贓鈔以貫記凡三千二百有五十六年之間平反鄰州隣縣疑獄者四其一新喻民求姦弗獲殺死婦人七歲女在旁并殺之以滅口時暮夜無証左囚不肯伏輒番易牽連

無辜七十餘人三年不決候設法鞫問精辨器仗衣服詰囚囚駭然無辭遂伏辜釋所罾累歡聲如雷其二奉新庖人治庖于豪民之家不返其兄偵伺不得蹤跡與穀千斗囑其兄俾勿訟其兄受券聞於官豪民結連數人指言其兄已得其弟溺死之屍于某水中焚之以歸吏受賕曲是其說鍛鍊其兄以為誣告校寘獄將議罪候視豪民自書與穀之券曰豈有無歉于中而私賄人者究問乃庖人通豪民家之婢豪民之子見而殺之捉



其屍于水遂脫庖人兄之所荷校以校豪民之子先繫  
三十有八人悉免一邑稱快其三靖安有獄謂甲姦乙  
妻勒死乙或謂乙與丙交爭乙折丙齒懼罪而自經于  
丙之門檢官以死者項後痕不交匝遂定為勒死候取  
他文卷參考有自經死而痕不交匝者又以洗冤錄所  
載自縊者屍下地三尺有炭依其法驗之于所縊柘樹  
下掘地二尺五寸果有炭塊數十遂定為縊死其四奉  
新甲告乙盜葬山地官吏職役人黨甲不待乙至掘其

父棺乙與甲閤至丙之門而甲之僕丁鬪毆死官謂乙盜葬侯謂山地縱或侵越謂盜葬則非也官吏職役擅發乙父之棺以致交閤而遂毆死亦偶中傷而非故殺前二事失出後二事失入累年掩昧至侯始得明允非真見定力不能也侯母夫人年近八十侯出問事歸所有平反夫人輒喜年與夫人相若者侯客之升堂把酒為壽善畫者作家慶圖賦詩夸揚以娛其親侯於橋梁道路加意修治州郭外有獄祠傾圯侯曰獄于祀典最

重捐已費葺之其他興滯補敝率類此僉廉訪司事李  
公嘉侯薦之曰廉潔詳明宜寘風憲今授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照磨朝廷所以旌能也淦人撫侯平反事實為  
傳又將勒諸石余乃因其傳次序其辭而繫之以詩曰  
粵若古者欽恤維刑於昭皇元惻惻哀矜奏讞審詳有  
慎有輕貪人庸夫弗念弗承彼詘孰信彼暖孰明偉哉  
李侯善治流聲有獄未直汝徃司平靡微弗章靡隱弗  
徵姦狡膽落展如神靈家有慈親天錫遐齡陰德之報

其昌其榮勗哉李侯侯汝澄清

華蓋山雷壇碑

風雨雲雷均之為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然屈原楚歌有雲中君則楚俗固祀雲神矣今黃冠師禱祈必禮雷神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夫吾家之南三十里有山萃然而高曰華蓋能興雲致雨常多迅雷烈風山峯卓立下臨懸厓厓石空洞如頤天將雨雲氣一穠如爐烟直上俄而雷聲殷殷由空

洞中出以升于天此予之所親見而雷震之威俗傳其  
神異可駭可怖不可勝計山祠仙靈禱祈不絕徼福之  
人往往不吝財施祠仙有屋祠雷無壇吾里鄭子春命  
工琢石累壇三成為禮雷神之所考之古禮祀日祀月  
祀星曰王宮曰夜明曰幽宗皆壇也風師雨師亦於壇  
而祀以義起之雷為天神其有壇也宜邑二令李粲嘉  
之而記其事鄭之友陳仲為予言其嚴敬天神之誠予  
之嘉之猶二令也為作迎享送神之辭俾有禱有祈者

歌以祀焉辭曰起巖穴兮行蒼冥騰騰以上兮遠邇聞  
聲神之來兮雨八紘嗟然大震兮天下驚蘇困蟄兮發  
屯萌翼元化兮趨萬靈雲收兮日晶神功若無兮藏閔  
其鳴山共長天兮萬古青青

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程文海

皇元有天下佛法益尊大天下名山思致崇極以稱德  
意皇慶元年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成有司

圖上其事詔加封開山祖師小釋迦曰慧慈靈感昭應  
大通正覺禪師二神曰顯德仁聖忠祐靈濟廣慶王曰  
福德聖仁忠衛康濟順慶王命詞臣發揚休烈勒垂堅  
珉臣某謹按唐宰相陸公希聲塔銘師名慧寂世韶州  
族葉氏文宗朝從瀉山大圓師悟曹溪心地直指之奧  
又從國師忠和尚得元機境智之妙按宜春圖經會昌  
元年師來自郴遇二白衣神指其地居之方是時國正  
侮蔑佛法學徒陵遲幾不自立而師應七葉之運龍縱

此山歷歲數百其道大暴於天下斯亦奇矣神蕭姓伯  
大分次隆初宅水上游忽夜半風雨遷廟於堵田漢晉  
以來或淖高原為田或助官軍弭盜禦災捍患神怪不  
可度已迄今水旱疾疫之禱輒響應廟而祀者幾半天  
下非聰明正直能致然耶神得師而化乃弘師得神而  
道益彰故合祠於師之室封秩必俱大德癸卯冬十有  
二月乙亥寺災明年長老希陵圖復殿宇冰涉暑步不  
懈輸幣薦貨者川至為殿閣各四樓亭各二堂六祠一



若方丈衆寮若門廡軒庭若庾庫庖廐以區計廿有八  
丹碧煥燦制度宏密廣員倍於舊而加美焉攢峯突嶂  
靈潭健瀑風景不改於昔而增勝焉十方來者莫不驚  
異讚嘆愴怵四顧而忘歸又建棲隱禪院於城南門為  
出入祝釐之所噫勤矣陵何氏世以儒顯金華去為釋  
嗣雪嵒欽師之後為臨濟十八葉孫外弘而內峻學禪  
而行律故施諸其徒則尊嚴整齊而學成者衆示諸行  
事則感動聽信而業樹者隆凡三錫命曰大圓佛鑑禪

師於戲是道也藏用於體則靜無所為推體而用則動  
無不應慧慈以之承六祖開名山二神以之輔有道惠  
四方佛鑑以之廓象教弘法緒其致顯累朝宣光聖代  
北儕泰華南友衡廬歸乎大江之右微而著毀而完豈  
徒然哉辭曰惟大仰山周八百里據楚之藩昔有神人  
伯仲赫靈廟食其間在唐武宗粵小釋迦至自郴山歷  
澗絕谷神獻異境瓶鉢以安躡危蹠難道喪不悖既固  
既完湜湜曹溪益濬而疏流為大川畝滌澮決廣洽湜

冥會於一原道得其正地得其勝來學日繁後五百年  
室燬徒隳適啟聖元莫盛匪今莫高匪禪或鑄而刊乾  
乾佛鑑統一儒釋有光厥先揚瀉激濟惡衣糲食以示  
學人學人若林直指其心有覺有聞表正失惑遐邇丕  
變順風駿奔崇構拓趾高朗博碩如祇陀園青山為城  
白雲為屯翼翼言言由甲底壬克潰厥成孔勩且勤職  
司上言天子嘉之景命攸敦於赫慧慈洎于大神鼎峙  
高尊靈宮既抗休號允爍尚迪恩綸天經地寧保有無

疆壽我聖君太史稽首播頌萬億永殿山門

洞陽萬壽宮碑

聖天子承熙洽尚清靜天下之崇老氏號為宮為觀者  
廢而興微而著可數已臨江新淦之東二十里有地曰  
洞陽有山曰皇人之山相傳晉許旌陽所遊憩有觀曰  
洞陽之觀不知始何代傳次住持道士郭務元居之郭  
君秀朗邁越好道術文章大德六年謁余武昌東游龍  
虎山見三十八代天師天師奇之授隆興玉隆萬壽宮

講師三年改惠州道判未幾遷臨江至大四年天師入朝郭君白言弟子所居洞陽地負塵薄宋淳祐間幾廢賴住持朱可道力振之今幸遭聖代非有大建樹能終保無他乎惟師留意即日更定觀額曰洞陽萬壽宮取道經天真皇人之語名其山曰天真福地以告元教嗣師師曰宜如天師命皇慶元年上之集賢以聞特降璽書授務元宏道通真崇教法師洞陽萬壽宮住持提點是秋八月開宮布殿一如玉隆故事官屬虔恭稚耄贊

嘆咸題上之賜嘉君之勤君又曰是徒美其名耳非壯其棟宇無以稱上意非廣其田疇無以接四方而豐屋大厦賢人達士聞而效財效壤者不謀而旁集遂盡撤其屋而新之其中曰金闕寥陽之殿東曰開天之樓西曰錦帷之閣亢以重門翼以修廊會有堂燕有室寮次廣邃庖廩宏固榜其闕曰都仙之府凡為屋若干礎費若干緡闢田若干畝曰萬仙莊居養並舉報稱無至山峙然以大水漾然以浚人于于然而來矣衆益喜君之

志有成曰不可以不識乃謁文于予余觀老氏書其言  
理身治人之道詳矣類非今所為者若旌陽則世所謂  
列仙之流然其功于人甚大施之秩祀也固宜郭君儒  
者誠能去巫覡之末求清靜之本俾天下皞然知老氏  
之為道如此則是宮也將必以君故名天下亘萬世又  
奚止如今日之觀哉重為之辭曰迢迢洞陽巍巍高山  
上有元雲下有流泉洋洋新宮內明外映昔也何衰今  
也何盛郭當其世初實病之其師為言天子命之載經

載營亦既勤止來游來憩以養以食我觀世間孰不可  
為曷成匪公曷敗匪私道以人弘地以人勝我未克正  
物孰由正既新爾宮爾田亦豐繁古有言擇善而從晨  
鐘杳杳夕鼓考考以祝聖人之壽莫若有道呼役神物  
訶厲譴慝以徇世人之欲莫若有德惟道惟德可以上  
佐天子躋天下於仁壽之域咨爾洞陽罔有弗欽此非  
予之言乃老聃氏之心

建昌路重建太平橋碑



盱居江閩間南北往來必道境上郡東舊有橋橫之壘  
十有三跨梁之楹七十有三中為亭東西為門至元丙  
子燬焉民病涉構飛橋以濟壬辰六月郡侯章公總管  
趙公帥同僚及郡寓公大家度材鳩工癸巳十一月始  
事越明年七月落成柱石棟宇高廣宏麗視舊有加惟  
盱為江閩要處而橋又為盱要處是不可不復落成之  
日適際聖天子龍飛之始河海晏清霄垠軒廓郡人名  
之曰太平既請書於予又以記請予不得辭夫一物廢

興莫不有數由丙子至甲午幾二十年而橋始復太平  
之世民有餘力一橋雖微可以觀治矣其自今始舟車  
之輻輳商賈之都會千萬里重譯之遠戾然而安曠然  
而四達凡自此途出者其可不知君上之所賜乎既以  
諗盱之父老於是乎書且詩之曰惟盱為郡江閩通衢  
郭東有橋又盱要區前此簷楹星斗可斟中阨於數或  
艇或泐而後來者思濟輿徒梯梁雖架風雨則虞比來  
一載木運石驅鴈齒翬飛鬼呵神扶日東西行萬武奔

趨邦人士語疇昔所無伊誰之功公侯大夫拜稽對揚  
臣何力乎明明天子澤被吾盱涼颺暖曦晴江漫湖童  
謠老壤載歌袴襦祝橋壽耆其樂居居臣賦此詩天保  
嵩呼

天華萬壽宮碑

揭傒斯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芙蓉峯後  
傳以為仙去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為郡人山高廣  
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丘伯及其弟子

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儻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孫弘毅即其地祠浮丘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編修巽申為請于元教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為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并書其顏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為刻辭按廬陵志侯名窠初隱芙蓉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

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閭使君別墅  
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芒忽不可知而我豈集載送  
吉州閭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丘事見列仙傳天  
下高山絕境類有浮丘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  
負德行材藝不見用于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  
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  
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  
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被

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為甘肅儒學副提  
舉又翩然嘆曰即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  
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為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  
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  
牛而後元武乍蜿蜒而迴伏兮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  
其高兮白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鱗兮覽平原之膴  
膴香城鬱其在望兮乃巨仙之故居枕墨潭之黝澹兮  
大江洶而右趨步靈輿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

丘既厭世而高馳兮閭仙又擯余而不返名青鸞使駕  
輅兮俾鳳皇以調笙抗交龍之雲旂兮仍祈羽以為旌  
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並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  
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慄  
乎其莫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  
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蘊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  
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高明而又爽塏山鼓鼓  
以四周兮繚青川之浼浼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

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閭皂曰玉  
笥玉笥又為天下絕境按道書及圖志于洞天則太秀  
法樂于福地則郁木凡為老氏之宮二為觀二十有一  
而皆統于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峰之下  
玉澗之上云即梅子真隱處漢初覆箱之麓有觀曰玉  
梁相傳初為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為名晉永嘉中徙



號于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  
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為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從  
靈寶文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為玉梁觀劉傳陳紹規王  
傳丁守元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  
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為  
宮宮之衆幾六千指為支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  
金籙醮于此故玉筭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宮災各出  
建壇場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寶之支曰超燕浩

然水竹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  
清隱桐澗道冲雲庵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  
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冲何守元繼之宮日以修成淳  
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為閣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為請  
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  
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為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  
與知宮謝景巽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巽乃種樹積  
財以待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周源

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建壽春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餘皆出諸宮中王實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楸株于郡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巽所手植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衆之田合新舊為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大江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

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峰有太白雲臺羣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乙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原四塢二十四澗皆勝絕之處高摩天闕深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窮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圃神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徧睹也古今

隱居得道于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丘明等  
十人漢梅子真梁杜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  
修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  
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且  
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籙於此使天  
下之人披圖志聽游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矯然如在  
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萬壽承天宮實統此山  
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

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復於南  
渡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維艱哉為之後  
者當何如其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宮者通元冲素明遠  
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  
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  
嘗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詩曰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  
峙爭長雄玉筍嵯峨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避  
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為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

入為九變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莽賊兇曹瞞欺  
天塞帝聰玉梁白晝隨靈靈壽春真人抗靈蹤玉壇佳  
氣長鬱苞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鳴  
玉相撞春羣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宮太秀幽  
詭郁木同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號寶氣衝我欲求  
之白雲封金闕先生碧兩瞳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  
霧留飛蹤元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  
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朱宮玉堂繡簾攏青童素

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冥濛或聞玲  
玲磬與鐘或如金雞啼曉風何劉沈謝數十公遺聲逸  
響猶颯颯霓旌羽節何當降霞衣飄飄珮琅璁下與世  
人哀瘝恫身為風牧常先鴻上佐皇羲播時雍還淳反  
朴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酣飛上三會峰周覽四  
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照作金芙蓉三峰東  
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從羣玉金扇遠更濃兩峰相  
倚如駟螭紫微高閣紫霞沖石橋金柱爭寵從長江外



抱如白虹束以驚峽轟奔洪千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  
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崆峒仙來不來我心忡山中有  
草名碧茸食之千歲顏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  
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兩駿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絕  
景忘春冬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虞集

番君之有廟於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

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國朝廷祐中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敝更新之郡人元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素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阜因元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宮於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鎬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

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太宗師言於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勅翰林院畫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真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為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叅

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  
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還次  
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用太宗師言新廟之宮  
宜勒銘有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  
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易千  
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若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  
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  
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

韓愈嘗書其寶馬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  
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  
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  
名稱如此哉太宗師從其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聖五  
十餘年尊榮安文卿相莫及位特進其號曰真人其大  
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世世祚饒國建立為公于  
是太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  
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

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  
是有歸克渙其羣江南之東惟番最大洪源盛流彭蠡  
其匯大納有容保和以沖含生所資神明來宮額廣千  
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  
別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歲久而敝東門有田萬  
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享來安顧瞻  
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寧滯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  
孫曾孫孫子思著思存道家之宮以祀上帝則具是依

曷有其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煒裳衣天子錫之神  
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我四國史臣修詞麗牲  
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茲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寶錄以為本名羣玉山  
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  
上清名宮云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  
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今有石刻

在宮中云是曩永所撰上清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  
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  
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  
知後主刻木為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鍇為篆上清  
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為清真宮端平  
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  
之為請於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  
魯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



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胄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嘗召卿胄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屋日敝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胄嵩老又作沖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其後繼作日虔不懈而宮皆新成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元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有年

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為我銘予既聞而嘆曰山川之形勢為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而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閒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為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筭將貯不鍵而固匪橐而盈合沖納和

神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叅我左右宰我衆正若  
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  
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偉若降精歸奎峙停炳燎弗  
輕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  
朝陽熙熙夕灝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  
滋密充自然遂成沴戾不逢穆穆在朝皞皞在野我宮  
恒新以詔來者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於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於石礮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為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出于險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數百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為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

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守之禱之也必具  
官位姓名謹書祝辭於版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孚應  
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  
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  
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  
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舊非  
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  
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礮之

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以慰民人敢  
以為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  
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祐廟加封神曰昭烈  
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  
事而刻諸石又為享神之辭曰坎坎伐鼓石磬之下注  
醪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於舞我東曰瞻雲來  
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  
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於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

昔侯今王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  
敢予侮驅我癘鬼去我蝨鼠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妥  
我依至于終古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巍然其前其  
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  
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相傳東漢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

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  
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用  
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  
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多山川鬼怪細民嘗  
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翦  
理姦巫于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是時  
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相傳以  
為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



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跡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謫為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為廣教僧寺而山巔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

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為令以告民曰  
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為  
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  
自豫章為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  
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咸淳元年縣寓公  
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  
祿大夫樂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明在史冊守郡有  
功立朝有節訟陳竇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

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  
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柏梁橋樂  
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為沖惠侯顯應廟矣其  
山顛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真人之號者  
則用道家之言也樂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  
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  
治大雨連夜後三十四年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

甚惶懼承直郎達魯噶齊郵城寶通遣其簿將仕佐郎  
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寶通率其屬奉迎  
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  
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既而五月又不雨  
徧禱羣望神在禱中已而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旬日  
之間雲雨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  
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為沾渥焉  
是時寶通悉力禱祈以為已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

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  
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  
得雨而後止為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  
乎乃序其事而傳之為迎享神詞曰有敦維崇其阻九  
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紱赤舄尚書邦君  
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懷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  
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格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  
禴禋惟神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

阜酒醴惟醺脾豚為羞有定有羹神來碩歆百物之精  
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  
產乃生為嘉為喬為棟為楹為美為英寶藏興殖無有  
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奧矣流動滿  
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張將軍祠碑

歐陽元

饒之安仁玉真山惠寧廟之左寓祠張將軍者宋亡之  
死士也將軍初從江陵守高達至元十二年天兵下江

陵達降將軍帥其徒淮士百人去之洪州是冬洪又降去之信州會儒臣謝枋得守安仁斷橋樹柵為拒將軍聞之帥所從赴謝軍謝喜得淮士授誠信郎帳前都提點推心膺任之將軍感激籌策部署咸獲其用十三年二月諜言我師來自江右謝分兵千餘人禦之既而自饒來攻謝遣為徼將軍奮大刀斫殺數人前軍稍却後陣大集繞出謝軍後於高岡立幟將軍顧見驚潰俄矢中將軍馬鼻迺步戰死之我師義其人求之仆尸中歎

曰壯士壯士取衾覆之將軍歿數著靈異邑人祠之水旱疾疫禱之必應儒學教授胡均式入京禱於將軍約至京求朝士為文刻祠中乃未暇至順元年與編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書垂成感寒疾不能執筆友人蕭徵之驚曰若嘗以文字有諾責於神者式遽曰是將軍也取琬祝之曰聞書局官歐文監明當候式以祠記屬之可乎擲得吉語朝余果來具以告余曰諾式疾即瘳書來求文遂記之又作迎饗送神詩以遺祠者使并刻之石



將軍諱孝忠道州人辭曰醢酒兮滿壺陳牲兮鼐辜神  
降兮醉飽割牲兮飲酒佩長劍兮荷長殳弓在室兮矢  
在廚生為人兮盡瘁死事歿為神兮降嘏異世世有明  
主兮咸秩無文不廢明祀兮以勸事君神去兮奈何鼓  
坎坎兮巫屢歌神思奮兮挽天河挽天河兮洒斧斨祛  
厲鬼兮阜時康民無災兮物無害歟長嘯兮倚天外

金谿二孝女祠碑

胡元壇

堂三間祀二女子表孝烈垂世教也三百年前縣初為

鎮鎮有銀場場有典吏銀耗不能償將抵吏罪吏惟二女相與謀曰地產已竭銀不可得罪不可逃女生何所用惟有投爐焰中一死贖父乘爐火灼焰時同時躍入爛焉見者哀號聞者驚異事聞即日罷場散治免吏罪二女子生下里耳不習詩禮之訓體不聞珩璜之節一旦孝心所發輕身以死求諸傳記未能或之雙也於法宜祀今皇帝踐祚制詔州縣前代義夫節婦議與旌表惟時濟南吳公瑾來貳茲邑聞二女子之風曰是不有

大子義夫節婦哉。蓋特祠稱明詔。乃直舊塲。乃峙新廟。石鐘山在右。鷓鴣山在左。大德戊戌四月。屬役五月。落成。謂邑士胡元瑄曰。子非邑之人乎。且子老矣。及聞習矣。筆之以垂厥後。予曰。二女孝烈。不以記而傳也。公起孝烈之心。不可不傳也。近有以坑冶策獻烹煉踰月。不得錙銖。有害於民。無益於官。乃叙前因。轉聞省府事。遂寢。是二女之孝。不特生其父於當時。又生此邑民於世世矣。公顯祠足以契人心之天。足以對揚天子丕顯休。

命乃作迎享送神詞三章遺鄉人歌以祀其詞曰招淑  
靈兮山之阿駕雲駢兮兩英娥攜手同行兮肯予過憇  
新祠兮樂也婆娑山肴兮野蔌清泉為酒兮明月為燭  
石鐘自鳴鷓鴣自曲風景當年兮太平草木靈之來兮  
鼓淵淵靈之去兮駕翩翩鑪焰息兮斯萬年我民子  
子孫孫兮力畋爾田

鄔子若巡檢方君去思碑

危素

諸州判官縣尉巡檢之設職捕盜也官甚卑職為甚要

巡檢尤卑盜之始獲多自巡檢始其治所當荒山絕海  
去大府必遠其官無佐貳自非明慎者焉可保其獄之  
不寃哉議盜之刑重者至於死其可忽諸昔者廷議儒  
學官在吏部者已多俟代者常十數年許借為巡檢逢  
掖之士往往以為一旦去俎豆負弓弩不幾于自待之  
薄者乎然國家之意豈不以為職之甚要則用不可非  
其才儒者于修己治人素嘗習之施之天下猶可矧巡  
檢一方其難易較然矣故有志之士恒不小其官而樂

為之固將行其學而已崇卑非所計也彭蠡之澤其浸千里進賢縣之鄔子若適當澤濱先是羣盜嘗據險自恣行者甚厭苦之九江方君繇藝文監修書被賞典得儒學教授借為是官盜賊肅清官府無事乃作亭湖上以自休讀書之暇著為文辭歌咏其官居之樂儒生秀士咸喜從之遊其民益知嚮道彬彬焉趨于禮義他邑之盜亦無敢犯其境矣若是者謂非儒者之效吾不信也閩海元公既辟方君為掾令調將樂縣主簿去官之

三年里父老屬臨川鄧立以書來京師求為製去思之  
碑方君篤學甚文而仕日顯異時所書者宜多茲其從  
政之始故請得而頌之方君名積字叔高其湖上之亭  
余為記也其詩曰彭蠡之澤鉅浸森瀾荒茅篁竹盜賊  
攸棲勁艫高桅其來繹繹憂虞孔多詎遑寢食警曹之  
設厥秩雖卑以去患害以防姦欺猗我方君出自館閣  
匪資文章實循矩矱君曰毋亟盜亦吾民何以化之惟  
義與仁誦詩讀書琴瑟在御弗暴弗苛民情悅豫湖波

冥冥風月清明櫂歌相聞檣影不驚方君去只民思無  
已述詞于碑以勸君子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